經義述聞

經義述聞弟十五　　高郵王引之

禮記中七十四條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　五官　不祔於皇姑

以此若義也　葬引　不以人之親痞患　父師　孝

弟睦友子愛　貴宮　公素服不舉　愛之以敬　遐

賢與能　燔黍捭豚　楢巢　未有廟絲　辟於其義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　故功有藝也　天不

愛其道　設於地財　與年之上下　天子之豆二十

有六　父黨無容　衆之紀也　必先有事於頖宮

其餘無常貨　旦明　朝覲大夫之私覿　貳君　大

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天子樹瓜華　以
移民也　君子不興功　壹與之齊　婦盥饋　羶薌
擇於諸母與可者　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魚須文
竹　立主人之北南面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
遬　蕃鬣　夏后氏之鼓足　齊衰惡笄　別之以禮
義　問道藝　不旁狎　乘車服馬不齒　枕几穎杖
呻其佔畢　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　隱
其學　有遺音者矣　物至知知　樂由中出故靜
莊敬恭順　測深厚　其移風易俗　志微　狄成
以繩德厚　律小大之稱　感條暢之氣　五色成文

而不亂　八風從律而不姦　百度得數而有常　樂氣　獿雜子女　唯某之聞諸萇宏亦若吾子之言名之曰建櫜　繁瘠　族長　天地之命　得其儕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

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注曰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引之謹案社稷二字疑因上文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而衍。下文諸侯相見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注曰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也。注意謂上文適天子。但云告山川。不言所過則所不過者亦告也。適天子告于山川。而此云

告于所過山川。其文小異。鄭猶解釋其義。如適天子告于社稷而此不告則其文迥殊。鄭安得無注。今但云。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而不云不告社稷。貶於適天子。則適天子時。所告亦無社稷可知。正義釋注臨行又徧告宗廟二句曰。案上文云。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此又命祝史告于宗廟山川。故云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正義舉經文無社稷二字是其明證。又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正義曰。前命祝史告山川而諸侯猶待告徧乃行也。以五日爲期。所以爾者爲先以告廟載遷主若久留不去則爲非禮。故云。過是

非禮也但云告廟告山川而不及社稷則所據本無此二字矣唐石經始誤衍

五官

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鄭注曰五官五大夫典事者正義曰案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在國留守總主羣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既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故不顯言命卿也引之謹案五官謂司徒司馬之屬卿大夫皆得爲之春秋時魯季孫爲司徒孟孫爲司空叔孫爲司馬皆卿也言命五官則卿

大夫咸受命矣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大戴禮千乘篇千乘之國列其五官四代篇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遂周書大明武篇順天行五官官候厥政管子大匡篇乃令五官行事墨子節葬篇王公大人蚤朝五官六府羣書治要引申子大體篇有道者不爲五官之事而爲治主商子君臣篇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韓子五蠹篇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而犯五官之禁齊策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賈子耳痺篇五官公而不私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司馬者火也司營者土也司徒者金也司寇者

水也。司農者木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楚語。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管子五行篇。昔黃帝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事類並相近矣。

不祔於皇姑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正義曰。言祔祭之時。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引之謹案。此皇姑。與士

昏禮之皇姑異。士昏禮之皇姑謂既沒之姑。此皇姑則謂祖姑也。喪服小記曰婦祔於祖姑。士虞禮記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是也。此未成爲婦不得用婦祔於祖姑之禮。故不祔於祖姑也。知非既沒之姑者。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婦與姑昭穆不同。義不當祔。故必祔於祖姑。而後昭穆相當也。隱三年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杜注曰。夫人喪禮卒哭而祔於祖姑。然則祖姑亦可單稱姑。故謂皇祖姑爲皇姑也。正義失考。

以此若義也

家大人曰孔子荅曾子以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代祭之禮下文云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爲一句若義也爲一句注曰若順也正義曰謂順於古義今案以此若義也五字當作一句讀以用也此若義猶言此義言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用此義也下文曰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正謂子游之徒用此義而今之祭者不用此義也此若二字連讀若亦此也論語公冶長篇曰君子哉若人古人自有複語耳荀子儒效篇曰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若義信乎人矣今本若譌作君楊倞注曰以君義通於四海非也新序雜事篇作若義信乎人矣若

亦此也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得聞乎輕重丁篇曰此若言易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節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史記蘇秦傳曰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今本若譌作苦燕策作若此言皆並用此若二字墨子尚賢篇又曰夫若言之謂也夫亦此也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

葬引

葬引至于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家大人曰葬引至于堙本作葬既引句至于堙上文云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又云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之

惡如之何與此葬既引文同一例若無既字則文義不完然據正義曾子以葬引至塗云云則所見本已脫既字不始於唐石經矣士喪禮記注引此正作葬既引至于堩

不以人之親疾患

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疾患鄭注曰疾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爲也引之謹案疾讀爲阽阽臨也近也王逸注離騷曰阽近也漢書文帝紀或阽於死亡服虔曰阽音反坫之坫孟康曰阽音屋檐之檐如淳曰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文選

思元賦。阽焦原而跟趾。舊注曰。阽。臨也。李善引薛瓚漢書注曰。臨危曰阽。阽與痁通。廣韻痁音失廉都念二切。集韻痁阽並都念切。然則痁患者。臨於患害也。此言見星而行。則有寇盜之患。日食。則或至於見星。若日食而務速葬。則是以人之親臨於患害。故君子不爲也。鄭訓痁爲病。於義未確。

父師

文王世子。樂正司業。父師司成。鄭發注於上文大司成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美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引之謹案。古字父與甫通。爾雅曰。甫。大也。父師。大師也。

大後大或作太音泰古但作大白虎通義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者大也正月律謂之大蔟何大亦大也

微子父師少師傳曰父師大師也父與少相對爲文少者小也父者大也故史記宋世家作大師少師洛誥正義引尚書大傳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父師亦大師也故亦與少師對文禮書卷四十九引尚書大傳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小師少師也大師父師也大師主大學之事故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又曰父師司成

孝弟睦友子愛　子庶民也　子民如父母

子以愛之　子愛百姓

引之謹案慈愛也字通作子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晏子外篇慈作子是也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謂教之以孝弟睦友慈愛也緇衣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謂慈以愛之也子以愛之與信以結之恭以涖之相對爲文則子當爲慈明甚又曰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謂慈愛百姓也中庸子庶民也謂慈庶民也正義謂愛民如子失之表記子民如父母謂慈民如父母也乃鄭注於子字皆無訓釋釋文亦不作音蓋失其讀久矣樂記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朱子讀子諒爲慈良是也喪服四制曰繼世卽位而慈良於

喪慈良與子諒同。

貴宮

諸父守貴宮貴室鄭注曰謂守路寢釋文作諸父守貴室。月本或作守貴宮貴室。正義曰。指其院宇謂之宮。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此貴宮貴室。總據路寢。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貴宮。引之謹案無貴宮者是也下文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曰下宮親廟也。正義曰除大廟之外。唯有親廟高祖以下。故云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也。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是宮謂廟。室謂寢。意義各殊。如貴室上有貴宮二字。則鄭必分別釋之。當言貴宮爲何廟。及或言宮或言

廟之通異語。并當注於此節矣。乃注但曰。謂守路寢。路寢二字。專指貴室言之。猶下注燕寢二字。專指下室也。而無一語及貴宮。言宮言廟之注。又不繫於此節。至下節之下宮。始加訓釋。然則此節經文無貴宮二字矣。再以經文考之。上文正室守大廟。注曰。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下文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曰。下宮。親廟也。然則大廟對下宮言之。卽是宮之貴者。適子固已守之矣。又何須諸父守貴宮乎。若謂別有貴宮。則諸侯五廟。除大廟及四親廟之外。別無他廟也。下文之下宮。卽四親廟。後人不知而妄增貴宮二字。孔氏不能釐正。乃曰貴宮貴

室。揔據路寢。周官宮正注引此有貴宮二字。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賈疏曰貴宮貴室同爲路寢。誤與孔同。如其說則下宮下室亦可謂之揔據燕寢乎。當以釋文爲是。後儒不知貴宮二字爲經文所無。於是或以貴宮爲尊廟。或以爲昭廟。或以爲若魯公廟。或以爲羣公四親之廟。皆不考鄭注釋文而臆爲之說也。

公素服不舉

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下文釋之曰。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朱子曰。公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引之謹案。襄二十六年左傳。古之治民者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是不舉盛饌則亦不聽樂。二者相

因但言不舉而不聽樂已在其中。且不舉下尚有爲之變三字則所包者衆矣居外亦在其中莊二十年左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上言歌舞而不言盛饌。下言不舉而不言徹樂互文也此文上言不舉。下言不聽樂亦互文也。然則公素服下本無脫文明矣。

愛之以敬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鄭注愛之以敬曰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正義曰愛之以敬者解適饌省醴是

愛而又敬之也引之謹案如孔說則愛之謂愛所養之老矣案上下五之字皆指事言之不應此一之字獨指人言之也且愛敬義殊不得合爲一事若謂愛而又敬則經文當云愛而敬之何得云愛之以敬乎愛疑當作受字相似而誤也管子明法解欲以受爵祿而避罰也今本受誤作愛魏策且夫僧韓不愛安陵氏可也今本愛誤作受是二字常相亂受者承也見喪服及禁語注繼也見廣雅謂已慮之以大又繼之以敬也

選賢與能

禮運選賢與能正義曰此明不世諸侯也國不傳世唯選賢與能也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是也引之謹案與

當讀爲舉大戴禮王言篇選賢舉能是也舉與古字通

无妄象傳物與无妄虞翻注曰與謂舉也地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楚辭九章與前世而皆然兮言舉前世而皆然也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曰與舉也墨子天志篇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言舉謂之不祥也

燔黍捭豚

燔黍捭豚鄭讀捭爲擘云釋米擘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家大人曰燔與捭一聲之轉皆謂加於火上也廣雅曰煏謂之炙大雅韓奕正義引通俗文曰燥煮曰炙古無煏字借捭爲之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燔黍食稗而煏豚以相饗

郎用禮運之文。

橧巢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山井鼎禮記考文曰。古本橧作橧。足利本同。謹案家語問禮篇亦作橧。句解本音魯。或曰。橧巢。太平御覽五十五地部二十七引作橧巢。釋名云。橧。露也。露上無屋覆也。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云。巢車。車上爲橧。孔氏正義引說文云。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橧。澤中守草樓也。巢與橧。俱是樓之別名。家大人曰。說文。橧。大盾也。無澤中守草樓之訓。橧本作樔。說文。樔。澤中守草樓。正義引此者。證巢爲樓之別名也。若橧爲樓之別名。則人所共知。不煩引書爲證矣。今本正義作橧者。涉

下句巢與增而誤今本作增傳寫之誤陽城張氏古餘撫本禮記鄭注考異曰古足利二本大誤鄭注云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正義云謂增聚其薪以爲巢釋文云增本又作增又作曾同則登反合而觀之可知增巢者增之而爲巢猶上句是營之而爲窟也鄭意如此孔陸讀之了然無誤至於家語今汲古閣所刻出於宋板者仍作增但王肅注分增巢爲兩事與鄭立異而已初非改增爲增也山井鼎蓋未識此若據太平御覽引作增而以作增者爲傳寫之誤更非也此經之作增決以孔陸所讀之鄭注苟云傳寫誤豈鄭傳寫經已誤邪將孔陸傳寫鄭

而誤也何御覽獨不得有傳寫誤乎斯不然矣唐石本及各本作橧亦並不誤家大人曰張說是也鄭注云聚薪柴居其上王注家語云有柴爲橧柱樹曰巢雖橧巢分訓而橧字之義則同若改橧爲櫓而云有柴爲櫓則義不可通子雅無此謬也釋文橧又作曾橧之言曾也楚辭招魂曾臺累榭王注云曾重也重聚薪柴以爲巢故謂之橧巢其鳥巢亦謂之曾巢大戴記曾子疾病篇云鷹鸇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是也爾雅家所寢橧舍人曰家所寢草爲橧義亦相近廣雅云橧巢也晏子春秋諫篇云古者嘗有處橧巢窟穴而王天下者舊本脫而王天下者五字今據上文及初學記帝王部太平御

覽皇王部一引補。此皆橧巢二字之明證。若改橧爲櫓，則與巢字義不相屬，諸書豈有言櫓巢者乎，且櫓者樓也。先王未有宮室而已有樓，此理之不可通者也。鈔本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五引作增巢，與釋文別本合，陳禹謨改增爲橧，今本誤作櫓。地部一引作曾巢，亦與釋文別本合，陳禹謨本曾作冒，非。鈔本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一亦引作曾巢，廣韻及晉書地理志，文選東征賦注，初學記帝王部，鈔本御覽地部二十，皇王部三，並引作橧巢，其作櫓巢者，刻本之誤耳。橧櫓字形相似，世人多見櫓，少見橧，故橧誤作櫓，山井鼎所引家語及或說所引太平御覽皆誤本也。

未有麻絲　治其麻絲

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家大人曰麻絲當爲絲麻麻與皮爲韻皮古讀若婆說見唐韻正自及其死也至是謂大祥皆用韻之文無此二句獨不用韻之理自帖五十七引作無絲麻太平御覽服章部六引作未有絲麻皆其證下文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亦當作絲麻小雅采菽正義儀禮喪服疏篇內凡兩引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七自帖八十二太平御覽服章部六布帛部五並引作治其絲麻又郊特牲正義曰禮運云後世有絲麻大雅卷阿正義曰治其絲麻以爲布帛民之職也皆其證自唐石經始作麻絲而各

本遂沿其誤諸書所引亦有作麻絲者皆後人以誤本禮記改之也家語問禮篇云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又云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皆用禮運之文

辟於其義

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鄭注曰辟開也引之謹案曰知曰辟曰明曰達義並相近辟亦明也謂明於父慈子孝以下十者之義也見下文鄭注王制祭統及鴻範五行傳並曰辟明也此訓爲開者開與明義亦相近謂開通於十者之義也大戴禮保傅篇曰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正義謂開闢其義以教之失其指矣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

正義曰則法也人旣是天地之心故聖人作法必用天地爲根本也引之謹案此用家語注也家語禮運篇全襲此篇之文王肅讀聖人作則爲句注曰作爲法則是正義所本也然上文曰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則此亦當以故聖人作爲句作起也興也起而在位也易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文義與此同則字屬下讀言有聖人起則其爲政必以天地爲本也鄭注不解則字則屬下讀可知

故功有藝也　協於分藝　義者藝之分

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鄭注曰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陸佃曰月以爲量成虧相備故功有藝極也胡銓曰藝極也春秋傳貢賦無藝賦當作之見昭十二年左傳正義引服注曰藝極也一曰常也杜注曰藝法制引之謹案如鄭說則是功猶藝矣與有字之義不合陳澔曰事功滋長如樹藝然尤迂曲不可通當以陸氏胡氏之說爲是藝之言臬臬極也小爾雅法臬極也廣雅臬臬射準的也漢書法也準也說文臬射準的也漢書司馬相如傳臬作蓺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是也杜注藝準也上文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注曰事以日星爲候興作有次第此功亦謂興作如農功工功之類是也月以爲量則興功之蚤莫有準終始有

法。如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及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之類。皆有常期。故功有藝也。有藝對無藝言之。昭十六年左傳。大國令而共無藝。杜注。藝。法也。二十年傳。布常無藝。杜注。藝。法制也。魯語。貪無藝也。晉語。貪欲無藝。韋注並曰。藝極也。越語。用人無藝。謂用眾之道無常也。說見越語。皆謂無常法無定制也。有常法有定制。則謂之有藝矣。下文。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謂合於分月而行之法制也。下文又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謂義本因時之宜。乃法制之有分別者也。鄭注並以藝爲才。亦失之。

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鄭注曰言嘉瑞出人情至也。引之謹案不愛謂不隱藏也廣韻寶字注引此作地不藏其寶。大雅烝民篇。愛莫助之。毛傳曰愛隱也。字或作薆。爾雅曰。薆隱也。天不隱其道。地不隱其寶。即下文所云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也。人不隱其情。即上文所云人情不失也。失當讀爲佚。鄭注曰失猶去也。愛之爲隱。古人常訓。故鄭注從略。

設於地財　理萬物者也

禮器。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正義曰。財物也。所設用物爲禮。各是其土

地之物也。家大人曰。正義訓設爲所設。則與上下文之言合言順言理。文義參差。且所設之物。是其土地之物則當云設以地財。不當云設於地財矣。今案設。亦合也廣雅曰。設。合也。設於地財者。謂合於地理之宜也。下文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又曰。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爲其不合於地財也。鄭注不知禮曰。不順其鄉之所有也。順其鄉之所有。則合於地財矣。司馬法仁本篇。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亦謂合地之宜也。正義又曰。理萬物者。若能使事事如上。則行葦得所。豚魚戴賴。是萬物各得其理

也。引之謹案廣雅曰。理順也。說文曰。順理也。說卦傳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理亦順也。考工記匠人曰。凡溝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理孫皆順也。理萬物者。順於萬物也。鄭注周官土均引此作埋於萬物。與上文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四句文勢相埒。下文物曲有利亦與天時有生地理有宜人官有能三句相埒。正義以理萬物爲上四者之效非是。

與年之上下

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鄭注曰。用年之豐凶也。引之謹案。上言以下言與。與卽以也。言禮

之大倫則以地之廣狹定之禮之厚薄則以年之上下定之變以言與其實一也與訓爲以故鄭注以用字釋之用亦以也古人多謂以爲與繫辭傳曰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言可以酬酢可以祐神也檀弓曰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也言以賓主夾之也玉藻曰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言必以公士爲擯也義見上文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言可以入德也論語陽貨篇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言不可以事君也孔傳皇疏皆誤以爲與共之與辭見釋詞史記袁盎傳妾主豈可與同坐哉言不可以同坐也漢書與作以貨殖傳

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漢書楊雄傳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文選羽獵賦與下誤加之字辭見釋詞與亦以也互文耳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引之謹案由公而侯而上大夫皆降殺以四而由天子而公則降殺以十多寡不齊非其實也天子與諸公爲君臣猶諸侯之與上大夫也諸侯多於上大夫四豆而天子多於諸公乃十豆增減之例亦不相準疑本作天子之豆二十因下文諸公十有六遂衍有

六二字。二十者五四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四。四四而得一十六。故諸公十有六也。三四而得一十二。故諸侯十有二也。二四而得八。故上大夫八也。下大夫再命。但卑於上大夫一命。故降殺以四之半而爲六也。若二十有六。則既多於四六之合數。又少於四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乎。桓四年公羊傳注說豆曰。天子二十有六。亦當作天子二十。句末有六二字。蓋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公羊注又云。士二。則由下大夫而降殺以四也。本或作士三。非鄭注以此豆數爲堂上之豆。說曰。周禮公之豆四十。秋官掌客。其東西夾各十有二。堂上之豆十有六。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

各十。堂上之豆十有二。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堂上之豆十有二。是鄭稽合周禮禮器之豆數也。天子之豆。周禮雖不言其數。然公以下之豆。或四十。或三十有二或二十有四。皆登降以八。則由公豆四十而登之天子之豆當爲四十有八。而在堂上者二十。東西夾各十有四。其數正相合也。若謂堂上之豆二十有六。則東西夾各十有一十而餘一。非鼎俎奇而籩豆偶之義矣。皇氏謂天子之豆六十。堂上二十六。東西夾各十七。十而餘七。亦非偶數。與公之東西夾各十二。侯伯之東西夾各七。子男之東西夾各六者。奇偶不倫矣。陸佃說以醢人四豆曰天子朝事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案醢人注謂

朝事爲薦血腥之祭饋食爲薦孰之祭此天子之豆不云宗廟之祭則非指祭祀言之故鄭注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也何得以祭祀之豆當之乎陸說似是而非

父黨無容

至敬無文父黨無容正義曰謂父之族黨事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家大人曰黨所也鄭射禮曰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曾子問曰歸葬於女氏之黨哀五年左傳師乎師乎何黨之史記齊世家集解引服虔注曰黨所也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曰黨所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於沓皮黨鄭伯會公於斐何休注曰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齊策曰歸於何黨矣釋名曰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言父所不敢

爲容也內則在父母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鄭注曰父黨無容是其明證矣

衆之紀也

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鄭注曰紀絲縷之數有紀正義不釋紀字引之謹案紀猶綱也統也說文統紀也樂記中和之紀鄭注曰紀總要之名也墨子尚同篇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是紀與綱義相近禮所以連收天下之民若絲縷之有統紀禮散則衆亂猶紀散而絲亂也

必先有事於類宮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鄭注曰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或爲郊宮引之謹案注言詩所謂類宮也則正文必不作類宮而作郊宮注內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類字亦當作郊蓋經言郊宮卽魯頌之類宮故曰郊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郊之學也正釋郊宮二字字或爲郊宮當作字或爲類宮蓋郊宮卽類宮故本亦有作類宮者後人多聞類宮罕聞郊宮故改正文之郊爲類又改注以從之而詩所謂類宮一語遂以類宮釋類宮重複而不可通矣釋文類宮依注音判正義曰云類宮

郊之學也者魯以小學爲頖宮頖宮在郊則所見經文注文已經改竄成十七年公羊傳疏所引亦與今本同則其誤久矣。

其餘無常貨

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鄭注曰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正義曰如以上所陳謂九州之內諸侯此言其餘者謂九州之外其餘四海之國引之謹案上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四海九州謂美味所出之地并謂四海九州之諸侯也

不得承以爲義。又不得指以上所陳。爲貢自九州以內之諸侯。而以其餘無常貨爲九州以外四海之國所貢也。其餘二字。對上文帛璧諸物言之。言以上所陳之貨皆有常。而其餘則無常也。無常。故不能舉其貨之名而但以其餘目之。其餘指貨言。非指國言也。國之所有。非必貴寶。凡職方九州所出。皆其國之所有也。所謂遠物亦非必荒服之物。凡不產於畿內者皆是遠物。覲禮曰庭實唯國所有。亦非謂荒服也。郊特牲說朝聘旅幣。文多與此同。其曰旅幣無方。無方者。無常也。檀弓。左右就養無方。內則。博學無方。鄭注。猶此言其餘無常貨也。又曰。所以別土並曰。方。猶常也。

地之立而節遠邇之期也。猶此言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彼文非指九州之外。則此亦當然。鄭君偶未省耳。郊特牲正義解旅幣無方。謂衆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則又未考此篇無常貨之文。而誤以方爲四方之方也

旦明

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鄭注曰旦。當爲神。篆字之誤。引之謹案。汗簡曰。古尚書神作禛。左畔之爪。古示字。說文。爪。古文示。是也。右畔之劃。蓋古巾字。說文。昌。籀文巾。史部。𢀜。籀文虹從申。皆與右畔相似。古文四聲引崔希裕纂古神作亶。集韻。神。古作亶。脫去上半而爲旦

公廟之設於私家。由三桓始也皆因變古而譏之。若臣強而君殺之本爲合義之事則無須著其所始以示譏矣。且慶父叔牙之死由於季友之大義滅親魯君未嘗殺之也。如曰季友以君命酖牙因以爲君殺之則當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由魯莊公之酖叔牙始也。文義方明何得不言殺臣之君。又不言所殺者之名而但云由三桓始乎。況季友卽三桓之一。而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由三桓始則是季友亦爲君所殺矣其可通乎。三復經文由三桓始也句。與上文意義絕不相因。蓋涉下文由三桓始也而衍。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乃緣言其理非必

有人以實之也。而唐顏師古匡謬正俗乃云殺讀爲降殺之殺謂衰弱也言大夫不當饗君自三桓已來大夫强而君弱是以有君就饗於大夫者耳案如顏說讀殺爲降殺之殺而以大夫强而君殺六字連讀則之義也三字絕不可通必改之義爲之故而後可矣宋陸佃又謂古者殺大夫非義也後世大夫世執國政君由是弱矣有殺之者更以爲義則若三家者有以啓之也案此篇凡言由某始者皆直言此事始於此人今以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爲若三桓者有以啓之則是三桓以後乃有君殺强臣而以爲義之事不得謂之由三桓始矣

葢皆不知由三桓始也之涉下文而衍。故強爲之說而卒不可通。

天子樹瓜華

天子樹瓜華。鄭注曰華。果蓏也。天子樹瓜蓏而已。引之謹案。華爲果蓏。經無明據。鄭注周官甸師曰。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是瓜爲專名而蓏爲總名也。瓜爲專名。蓏爲總名。則不可以瓜蓏竝稱。猶之桃爲專名。果爲總名。則不可以桃果竝稱也。華。當讀爲瓠。月令曰。瓜瓠不成。周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鄭注曰。蓏。瓜瓠之屬。是也。華字古聲如八月斷壺之壺。故與

瓠通廣韻。瓠。又音壺

以移民也

順成之方。其蠐乃通。以移民也。鄭注曰。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正義曰。蠐祭豐饒。皆醉酒飽食。使民歆羨也。家大人曰。羨者。寬衍之意。大雅板篇。及爾游衍。釋文衍作羨。漢書董仲舒傳。富者奢侈羨溢。顏師古注。羨讀與衍同。與上謹民則相對。蠐祭豐饒。醉酒飽食。此先王所以羨民。故曰。百日之蠐。一日之澤。非使民歆羨之謂也。表記。衣服以移之。彼注曰。移。讀如禾氾移之移。移。猶廣大也。大戴記曾子立孝篇。飲食移味。居處溫愉。阮氏雲

臺注曰。移之言羨也。是移爲寬衍之義。羨移一聲之轉

玉篇遂徐戰切。移也。是其例矣。

君子不興功

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正義曰。既蜡不興功者。謂不興農功。若其土功。則左氏傳。莊二十九年。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建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引之謹案。冬非務農之時。君子雖欲興農功而不可得。何須言君子不興功乎。尋繹文義。仍謂不興土功也。蓋蜡在十月。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僖五年左傳。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師還。襲虞。滅之。而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祭在後。是月上旬虞已爲晉所

滅故不及臘也杜注曰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則當在十月下旬蜡與臘同日亦在十月下旬明矣火見而致用在十月之初正義曰心爲大火十月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後而晨見東方周語火之初見期於司里韋注曰謂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又火見而清風戒寒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注曰謂建亥之初也是土功興於十月之初祭蜡之前若既蜡以後則至十一月不得更起土功也左傳云日至而畢者謂蜡前所興之土功至蜡後日至而畢非謂日至始興土功也言其始則曰興言其終則曰畢土功畢於既蜡之後而非興於既蜡之後然則傳云日至而畢正以見既蜡之不興功也月令孟冬之月先言坏城

邪。土功也後言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臘與蜡同日。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玉燭寶典曰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異祭也。而次於坏城郭之後是土功之興在蜡前也至仲冬之月命有司曰土事毋作土事即土功也作即興也則十一月不興土功。任既蜡以後矣故曰既蜡君子不興功

壹與之齊

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鄭注曰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爲醮引之謹案齊當讀爲醮聲近而假借也。古聲脂幽二部相出入。醮之爲齊猶九侯之爲鬼侯見史記殷本紀集解譙呵之爲誰何見史記衞綰傳雕琢之爲追琢

也。見荀子富國篇醮與醻同。五經文字曰。醻醮經典通用。說文醻飲酒盡也又云。歠盡酒也。醮醻歠並子肖切荀子禮論。利爵之不醮也。楊注云。醮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大戴禮禮三本篇醮作卒。史記禮書作啐。啐當爲卒。謂卒爵也。索隱乃云。不啐入口。案少牢饋食禮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注曰。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醉也。是利爵未嘗不啐酒。但不卒爵耳。索隱說非。是卒爵謂之醮。士昏禮贊沈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酳。婦亦如之。卒爵皆拜。再酳如初。三酳用巹。亦如之。婦與夫皆卒爵。故曰與之醮也。列女傳賢明傳。宋鮑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貞順傳。蔡人之妻曰。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息君夫人曰

終不以身更貳醮義皆本於此篇是古本正作醮也

婦盥饋

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釋文曰一本無婦盥饋三字家大人曰無此三字者是也其有此三字者後人據士昏禮加之耳案昏義云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此自婦言之也此文舅姑卒食三句則自舅姑言之非自婦言之故正義云所以食竟以餘食賜婦者此示舅姑相恩私之義也是私之也何專承舅姑卒食婦餕餘而言與婦盥饋無涉唐石經有婦盥饋乃誤從釋文也據正義云禮本亦有云婦盥饋者則正義本無此三字

甚明今從正義本。

羶薌

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鄭注曰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羶當爲馨聲之誤也匡謬正俗曰此言染蕭以脂合黍稷燒之羶者脂氣薌者黍稷氣於義自通而康成乃云羶當爲馨亦爲迂曲矣家大人曰鄭讀是顏讀非也馨羶聲相近故或以羶爲馨焫蕭合馨薌者謂染蕭以脂合黍稷燒之使馨薌上達於牆屋故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也若脂則用之以焫蕭耳非取其臭也故正文但言蕭而不言脂若讀羶爲腥羶之羶而

以羶爲脂氣。薌爲黍稷氣。則是脂合黍稷。非蕭合黍稷矣。薦孰之時。合蕭與黍稷燒之者。欲使薌氣上達以歆神耳。無取於羶氣也。且六牲之脂。又未必皆羶也。凡禮記馨薌字多作羶。祭義云燔燎羶薌。又云。亨孰羶薌。丸平聲耕清青部中之字。多與元寒桓刪山仙相通。上去二聲亦然。亨孰羶薌之羶。大戴曾子大孝篇作鮮。鮮字亦在仙韻也。呂刑苗民弗用靈墨子尚同篇靈作練。鄭風東門之壇篇。有踐家室。韓詩踐作靜。齊風還篇。子之還兮。齊詩還作營。大雅大明篇。俔天之妹。韓詩俔作磬。考工記梓人。數目顧脰。注。故書顧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鬅頭無髮之鬅。曲禮。急繕其怒。注。繕。讀曰勁。左氏春秋僖元年。公敗邾師于偃。公羊偃作纓。襄十七年。邾子牼卒。公羊穀梁牼並作瞯。若斯之類不可悉數。師古既不知古聲之相近。又不知古字之相通。膠柱之調。固多拘閡矣。

又小雅信南山傳云。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

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正義以此爲鄭箋。非也。今依集注及定本。大雅生民傳云。既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毛公兩言合馨香。皆用此篇之文。而其字皆作馨。則羶爲馨之俗字甚明。乃師古曾不之考。反以鄭爲迂曲。而讀羶爲腥羶之羶。其失甚矣。

擇於諸母與可者

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鄭注曰。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又喪服注引此文而釋之曰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

也引之謹案鄭蓋讀可爲阿李賢注後漢書順沖質帝紀贊曰保安也阿倚也言可依倚以取安傅姆之類也其說卽本於鄭注列女傳節義傳曰禮爲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是其證也又案說文妥女師也讀若阿史記范雎傳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倉公傳故濟北王阿母正義引服虔曰乳母也列女傳貞順傳曰下堂必從傅母保阿則喪服注以爲傅姆之屬是也釋文可字無音賈孔亦無訓釋蓋唐人已不知其爲阿字矣

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玉藻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鄭注曰

引御也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家大人曰黨所也謂君所坐之處鄭君謂黨爲旁側已得之矣而又以爲君之親黨非也襄二十年左傳公享季武子賦南山有臺武子去席曰臣不堪也杜注曰去所辟席也彼稱所指臣所坐之席此稱黨指君所坐之席黨亦所也古人多謂所爲黨見前父黨無容下

魚須文竹

笏大夫以魚須文竹鄭注曰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釋文曰魚須文竹崔云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皆班正義曰文飾也庾氏云以

鮫魚須飾竹以成文盧云以魚須及文竹爲笏非鄭義也家大人曰須與班聲不相近此飾經文及釋文正義內須字皆頒字之誤頒與班古字通故釋文音班故崔氏曰用文竹及魚班也隸書分字或作分故頒字或作頒形與須相似因誤爲須耳說文鮫海魚也皮可飾刀郭璞注中山經曰鮫魚皮有珠文而堅可飾刀劒口史記禮書集解引徐廣音義亦曰鮫魚皮可以飾服帶然則鮫魚皮有班可以爲飾故大夫用之以飾笏也若魚須非所以飾笏且不聞有文采不得言以魚須文竹矣尚書大傳東海魚須鄭注曰今以爲簪司馬相如子虛賦鱗魚須之橈旃張揖注曰以魚須爲旃柄皆非飾笏

所用自唐石經始誤須爲須而集韻二十七刪內遂收入須字音逋還切引禮記大夫以魚須文竹（釋經音義須魚須也音班）禮大夫以魚須文竹又如字誤與集韻同而類篇以下諸書並沿其誤矣應鏞吳澄陳澔須字皆如字讀謂大夫以魚須飾竹皆由不知須之誤爲須故不得其解而妄爲之辭

立主人之北南面

童子聽事不廟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唐石經同）正義曰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鄭注論語憲問引此立主人之北南面作立主人之南北面（見士喪禮下篇疏）周官內豎疏所引與鄭同家大

人曰。童子聽使。不當南面而立。作立主人之南北面者是也。特牲饋食禮記云。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文義與此相似。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

鄭注齊遬曰。謙慤貌也。遬。猶蹙蹙也。正義曰。舒遲者閑雅也。齊謂齊齊也。上文廟中齊齊。注曰恭慤貌也。遬謂蹙蹙。言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奢。故注云謙慤貌也。引之謹案舒亦遲也。齊亦遬也。遬。猶文速字。疾也。言君子平日之容舒遲不迫。見所尊者。則疾速以承之。唯恐或後也。爾雅曰。舒緩也。齊疾也。舒遲與齊遬相對爲文。楚語敬不可久。民

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齊肅皆疾也韋注肅疾也案齊亦疾也與此齊遬同義非謙愨自斂持之謂也

蕃鬣

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正義曰蕃赤也周尚赤熊氏以蕃鬣爲黑色與周所尚乖非也引之謹案魯頌駉篇傳云騂黃曰黃是黃馬色在騂黃之閒已兼赤色足以明周之所尚矣若蕃字則古無訓黑訓赤者蕃蓋白色也讀若老人髮白曰皤皤字古讀若煩說文皤從白番聲賁六四賁如皤如與翰爲韻鄭陸本作蹯音煩宣二年左傳宋城者謳睅其目皤其腹睅皤爲韻目腹爲韻白蒿謂之蘩白鼠謂之鼨馬之白鬣謂

之蕃鬣其義一也字又作蘩爾雅釋畜云青驪繁鬣騏是也郭璞不得其解而以兩被髦釋之非是辯見爾雅

夏后氏之鼓足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曰足利本鼓足作足鼓或曰此釋文正義無可考但唐石本自作鼓足未可輒改家大人曰足鼓鼓名也與楹鼓縣鼓文同一例若云夏后氏之鼓足則文不成義下文巫之和鍾叔之離磬亦與此文同一例若云巫之鍾和其可乎據唐石經又不如據本書之通例也自通典樂四引此已誤作鼓足不始於唐石經矣案廣雅鼓名有

足鼓。隋書音樂志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柱貫之謂之楹鼓。周人縣之謂之縣鼓。皆本明堂位之文。商頌那篇置我鞉鼓。毛傳曰。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正義曰。夏后氏足鼓以下。皆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傳依此經而改之矣。周頌有瞽正義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詩正義兩引明堂位。皆作足鼓。與毛傳廣雅同。則孔本禮記之作足鼓甚明。若謂石本未可輒改。則豈唐初人所據之本。反不如後出之石本乎。斯不然矣。

齊衰惡笄

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惡笄上皆有帶字段氏若膺曰案注云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先釋笄後釋帶正義云此一經明齊衰婦人笄帶終喪無變之制亦先言笄後言帶則經文帶字當在惡笄下儀禮喪服形總箭笄疏引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笄以終喪帶字在惡笄上是各本不同也家大人曰笄在首帶在要故注及正義皆先笄而後帶若經文則不然故正義述之云要經及笄不須更易要經即帶也不云笄及要經而云要經及笄則經文之先帶後笄明矣喪服及士虞禮疏兩引此文皆作帶惡笄以終喪是孔

賈所見本帶字皆在惡算上與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同自唐石經始脫帶字而正義內兩舉經文皆無帶字通典禮四十五亦無帶字則皆後人據已脫之經文刪之也

別之以禮義　禮義立　制之禮義　義不壹

大傳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正義曰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者總結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言此三事皆分別之以禮義使人之道理竭盡於此矣引之謹案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皆旁治

昆弟之事人道竭矣乃總承上三事言之別之以禮義義讀爲禮儀三百之儀說文義巳之威儀也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碑詩儀作義周官肆師治其禮儀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古禮儀字本作義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臣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皆所謂別之以禮儀也若空言禮義則與上文意不相屬矣又樂記曰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正義曰義宜也若行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矣引之謹案義亦讀爲儀禮儀與樂文正相對周官大

司徒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管子禁藏篇禮儀足以別貴賤即此所謂禮儀立則貴賤等也又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故書儀作義鄭司農讀爲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禮儀各眡其命之數皆是也知非仁義之義者下文有仁以愛之義以正之若此句先言義則下文不須言義以正之矣又下文稽之度數制之禮義正義曰謂裁制人情以禮義引之謹案義亦讀爲儀禮義與度數義相因也考漢書禮樂志正作制之禮儀荀悅漢紀同又緇衣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

類也義亦讀爲儀義不壹謂威儀不齊一也下文引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正以爲儀壹之證正義以爲義事不能齊一未達經意也

問道藝

少儀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鄭注曰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引之謹案地官鄉大夫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德行與道藝分言則道非德行之謂也且三行之孝友本於天性不學而能亦何須問其曾習否乎今案道者術也韋昭吳語注道術也杜預左傳定五年注道猶法術道藝即術藝列子周穆王篇曾之君子多術藝是也道訓爲術藝亦

是術故以道藝連文道即藝也天官宮正曾其什伍而教之道藝鄭司農曰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禮樂射御書數言禮樂射御書數先王所以教道民故又謂之道也疏以道爲三德三行非先鄭之意地官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太平御覽工藝部一引馬融注曰道六藝也春官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鄭彼注曰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是道藝同訓之明證道藝同訓故言道可以兼藝言藝亦可以兼道大司徒賦事十二十日學藝鄭司農云學藝謂學道藝故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注曰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有道藝者謂之能則道

爲技術可知矣。嫻於道藝謂之習。工於道藝謂之善。皆指一事而言。正義謂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强爲分別。非也。

不旁狎

鄭注曰。妄相服習。終或爭訟。正義曰旁。猶妄也。不得妄與人狎習。或致忿爭。引之謹案書傳無訓旁爲妄者。旁疑當讀爲謗。古字假借也。莊子齊物論篇旁日月。挾宇宙。釋文曰。崔本旁作謗。人與已不相習。則其過失無由而知。而相狎者其人之善惡。皆已所素知。易生謗訕。但既謂之狎。則與已親近。論語鄉黨篇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孔生曰。狎者素相親狎也。謗加於親近之人。非所以

全恩也。故戒之曰不謗狎。所謂隱惡而揚善也。窺密謗狎道舊故。舊故與故舊不同。舊故舊事也。廣雅曰。故事也。朱子曰。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皆發人之惡。故竝言之。襄六年左傳曰。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是謗狎之明證。

乘馬服車不齒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劒乘馬弗賈鄭注乘馬服車不齒曰。服車。所乘車也。車有新舊正義曰。車有新舊。則年歲有多少。價數有貴賤。引之謹案。曲禮曰。齒路馬有誅。僖二年公羊傳曰。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齒者年數也。馬有二歲曰駒。三歲曰駣。鄭司農校

入注。八歲曰齠之分。說文。齠。馬八歲也。故可計其年齒。若車之新舊。本無年數之可分。則無由而齒之矣。衣服亦有新舊。曷嘗有年齒之可計乎。服車二字。當在下文乘馬之下。弗賈之上。王制曰。命服命車。不粥於市。明他車可粥於市也。論語先進篇。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孔注曰。顏路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車可賣。則有賈矣。但尊者之車。不可論其賈之貴賤。故曰。觀君子之衣服服劒乘馬服車弗賈也。自傳寫者誤置服車於不齒之上。而其義遂不可通。鄭所見本蓋已誤。

枕几穎杖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頴杖琴瑟鄭注曰頴警枕也正義曰以經枕外別言頴頴是頴發之義故爲警枕引之謹案頴字當在枕下枕頴相連故知頴爲枕屬正義謂經枕外別言頴則所見本頴在枕下可知若如今本頴在几下則是几外別言頴非枕外別言頴矣正義述經曰枕也几也頴警枕也杖也當作枕也頴警枕也几也杖也今本頴警枕也在几也之下則後人據已誤之經文改之也釋文頴作頴盧氏參校宋本作頴與集韻合通志堂本作頴非也玉篇廣韻並曰頴篋也古迥切與鄭異義蓋出盧王二家注文內則曰縣衾篋枕是枕有篋以貯之也頴與枕相連

故或以爲警枕。或以爲枕篋耳。唐石經始誤倒穎字於几下。

呻其佔畢

學記。呻其佔畢。鄭注曰。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言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引之謹案。佔。讀爲笘。說文曰。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笘。又曰。籥。書僮竹笘也。廣雅曰笘。籥也。春秋。齊陳書字子占。佔占。竝與笘同。佔亦簡之類。故以佔畢連文。鄭謂吟誦其所視簡之文。殆失之迂矣。

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

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鄭讀多其

訊爲句。言及于數爲句。云。訊猶問也。多其問難也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禮記纂言讀多其訊言爲句及于數進爲句。云數進謂數進之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也。引之謹案。吳之句讀是也。而義尚未安。今案多其訊言者。釋文曰。訊字又作誶。爾雅曰。誶告也。誶。本又作訊。陳風衡門篇。歌以訊止。毛傳曰。訊告也。訊。本又作誶。小雅雨無正篇。莫肯用訊。鄭箋曰。訊告也。是訊與誶通而同訓爲告也。多其訊言。猶云多其告語。謂不苟學者之自悟而強語之。非謂多其問難也。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者。隱元年公羊傳曰。及。猶汲汲也

爾雅曰數疾也鄭注曾子問曰數讀爲速及于數進謂汲汲於求速進也

隱其學

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鄭注曰隱不稱揚也家大人曰莊子外物篇相結以隱李頤注曰隱病患也後漢書張衡傳勤恤民隱李賢注曰隱病也隱其學病其學也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故弟子皆病其學而疾其師也隱其學疾其師苦其難三者文義相承則隱非不稱揚之謂

有遺音者矣　有遺味者矣

樂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尙元酒而俎腥魚。大羮不和。有遺味者矣。引之謹案遺字有二說。或訓爲餘。鄭注曰。遺猶餘也。正義曰質素之聲。有遺餘之音。質素之食。有遺餘之味。以其有德。人愛之不忘也。此一說也。或訓爲忘爲棄。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有遺音者矣曰。未盡音之極。謂於音有所遺忘。未至乎其極也。然則有遺味者矣。亦謂於味有所遺忘。未盡味之極。正義引一說曰。所重在德。本不在音。故遺音今本作是有遺餘音忘之不忘也。蓋後人以樂記正義改之。與下文所引一說不合。又於有遺味者矣引一說曰。禮本在德。不在甘味。故用水魚而遺味也。此又一說也。案後說是也

上文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下文曰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則至音不存乎音至味不存乎味呂氏春秋適音篇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元尊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高注曰貴其樂和故曰有進乎音上質貴本故曰有進乎味言進乎音則所貴者不在音故其樂之質素有遺忘乎音者矣言進乎味則所貴者不在味故其禮之質素有遺忘乎味者矣此謂不尚音與味非謂其有餘音餘味也不當如鄭注所云

物至知知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鄭注曰：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衆。王肅上知字讀爲智，云事至能以智知之。見史記樂書集解。家大人曰：二說均有未安。予謂上知字，即下文知誘於外之知。下知字當訓爲接。言物至而知與之接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莊子庚桑楚篇曰：知者，接也。淮南原道篇曰：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是其明證矣。古者謂相交接曰知，因而與人相交接亦謂之知。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一見鬷蔑，遂

如故知。言如故交也。楚辭九歌樂莫樂兮新相知。言新相交也。後漢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交作知。知與交同義。故又有知交之語。呂氏春秋明理篇弟兄相誣。知交相倒是也。因而相匹偶亦謂之知。檜風隰有萇楚篇樂子之無知。鄭箋曰。知匹也。首章言無知。二章三章言無家無室。其義一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依聲託事之義。瞭如指掌矣。

樂由中出故靜　文而靜

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鄭注曰。文猶動也。引之謹案鄭以靜爲動靜之靜。故云。文猶動也。今案樂者感

於物而動。故形於聲。不得謂之靜。靜當讀爲情。情者誠也。淮南繆稱篇。情繫於中。行形於外。高注曰。情誠也。僞二十八年左傳。民之情僞盡知之矣。謂民之誠僞也。實也。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論語。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鄭孔注並曰。情實也。宣十四年公羊傳。是何子之情也。樂由中出。故誠實無僞。下文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正所謂樂由中出故情也。古字靜與情通。大戴禮文王官人篇飾貌者不情。謂不誠實也。逸周書官人篇情作靜。逸周書情忠而寬。大戴禮情作靜。大戴禮又曰。誠靜必有可信之色。靜亦情之假借。說見大戴禮。誠情必有可信之色者。表記所謂情可信也。表記又曰。文而靜。鄭注曰。靜或爲情。案情正字也。靜。借

宇也。文而情者。外有文章而內又誠實也。情與文相對爲義。正與此同。下文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又曰。情深而文明。荀子禮論篇曰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又曰。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又曰。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此云。樂由中出故情。禮自外作故文。皆以情文相對爲義也。而表記正義乃云。文而靜者臣皆有文章而又清淨。失其指矣。

莊敬恭順

引之謹案。順當爲愼。正義曰。外貌莊敬。謙恭謹愼。是禮。

之節制也則沖遠所據本作慎不作順可知史記樂書文與此同張守節正義曰謂容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禮之節制也則張氏所據史記本亦作慎今本史記作順蓋後人據誤本樂記改之也唐石經始誤作順

測淺厚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燔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淺厚正義曰測知也家大人曰測盡也謂盡其淺厚非謂測知其淺厚也窮極測皆盡也言禮樂之大無所不至窮乎高極乎遠而盡乎淺厚也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言天地之生物無窮也

又曰及其無窮及其不測不測亦無窮也莊子在宥篇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無測亦無窮也曾子九守篇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淵深測度之不可測也不可測亦不可極也說文測深所至也深所至謂深之盡極處也呂氏春秋論人篇闊大淵深不可測也高注曰測盡極也下賢篇昏乎其深而不測也淮南原道篇水大不可極深不可測高注並曰測盡也皆其證矣

其移風易俗

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荀子樂論篇說苑脩文篇並同

史記樂書其移風易俗。作其風移俗易。漢書禮樂志作其移風易俗易。下易字。顏師古音弋豉反。家大人曰。當從漢書補下易字。蓋樂之感人既深。則其移風易俗必易。二句相對爲文。若下句末無易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矣。漢書董仲舒傳。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正與此易字同義。祇以易易同字。後人誤以爲重複。故或改移風爲風移。而刪去上易字。則爲風移俗易矣。或刪去下易字。則爲移風易俗矣。荀子說苑無下易字。即後人依禮記刪之。而漢書易字獨未刪。則以師古音弋豉反故也。猶文易字無音。正義釋移風

易俗而不及下易字則唐初本已無此字不始於石經矣淮南主術篇攝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易矣今本無下易字亦後人誤以爲複而刪之也下文曰攝權勢之柄其於以化民易矣句法與上文同則上文亦有易字可知蓋讀書未審而率意刪改者大類如此

志微噍殺

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鄭注曰志微意細也引之謹案志微噍殺四字平列不當上下異訓志亦微也志與職古字通楚辭九章章畫職墨史記屈原傳職作志說文曰職記微也故趨步微小謂之志趨聘禮記賓將授志趨是也詳見志趨條下

素問謂小心爲志心義亦同也亦見志趨下。陳澔欲改志爲急急與微意不相貫何其謬耶。史記樂書作志微焦衰漢書禮樂志作纖微癄瘁纖與微亦同義也。錢氏漢書攷異以志爲纖之譌。失之。

狄成

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引之謹案狄讀爲誂。成者戉之譌戉。與越通。呂氏春秋音初篇。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慆濫即滌濫也。誂越即狄戉也。楚辭九思聲嗷誂兮清和。誂字亦作咷漢書韓延壽傳嗷咷楚歌。服虔曰。咷音滌濯之滌。正與狄同音。故誂通作狄。鄭

云狄往來疾貌方言曰佻疾也廣雅曰越疾也佻與詵同聲越與戉同聲是詵越狄戉皆謂樂聲往來之疾也隸書戉字或作戉成字或作戉形極相似故戉字譌而爲成史記樂書亦作成則此字之譌已久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索隱曰任侯張成漢表作張越汲古閣所刻索隱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作張越乃後人依漢書改之又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定敬侯劉越水經河水注作劉成說苑正諫篇左伏楊姬右擁越姬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越姬作成姬其作成者皆戉之譌也鄭以狄爲往來疾貌而不解成字蓋闕之也王肅解狄成謂成而似夷狄之音見史記集解孔穎達謂速疾而成望

文生義胥失之矣

以繩德厚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鄭注曰繩猶度也正義曰謂準度以道德仁厚也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曰繩法也法其德厚薄也引之謹案德厚猶言仁厚德厚二字平列下文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事行二字亦平列鄉飲酒義曰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管子形勢解篇曰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荀子君道篇曰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韓子外儲說右篇曰德厚以與天下齊行齊策曰德厚

之道得貴士之力也史記秦本紀曰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孝文紀曰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曰墮肝膽施德厚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德厚二字皆平列正義謂準度以道德仁厚於義稍疏而王注乃謂法其德之厚薄於厚下加薄字以解之其失甚矣

律小大之稱

爾雅律銓也邵氏二雲正義曰樂記云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律訓爲銓度猶比訓爲比次也褚先生補史記樂書作類小大之稱按大史公易經傳之字俱本雅

訓易律爲類於雅訓無徵少孫視史遷爲疏矣鄭注以律爲六律亦於雅訓偶有不檢也引之謹案鄭注以爲六律文義未安邵氏規正之是也而謂褚少孫易律爲類則非類律古同聲故律通作類猶廉直勁正少孫勁作經管乎人情少孫管作貫石聲磬少孫磬作極禮主其減少孫減作謙皆所見本如是非以同義之字代之也此與史遷易經傳之字不同何得援以相校乎漢書律歷志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律之言類呂之言旅也集韻入聲六術類似也音律是律與類同聲何疑於律之作類乎襄九年左傳晉君類能

而使之類之言律謂銓度其才能而使之也杜注云隨所能失之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又曰度之天神比之地物類之民則方之時動是類與比同義類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其義一也。

感條暢之氣

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鄭注曰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家大人曰條暢讀爲滌蕩滌蕩之氣謂逆氣也上文其聲哀而不莊云云謂姦聲也故下文曰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滌蕩之氣與平和之德正相反平和之德謂順德也故下文

曰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姦聲正聲各以類相動故下文曰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考史記樂書及說苑脩文篇並作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淮南泰族篇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文子自然篇作條暢上文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呂氏春秋音初篇曰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則慆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慆濫即滌濫也慆蕩即滌蕩也滌蕩條暢慆蕩聲相近故字相通說文滌從水條聲周官條狼氏杜子春云條當爲滌郊特牲滌蕩其聲滌徐同弔反聲與條慆並相近鄭曰動人條暢之善氣則是善氣與姦聲相應非其類矣

五色成文而不亂

鄭注曰。五色五行也正義引崔氏曰五色者五行之音謂宮商角徵羽之聲。和合成文而不亂也引之謹案五行與樂無涉其說疏矣崔以爲五音五音不得謂之五色亦非也今案五色當以所用之器言之若帗舞之列五采繒見地官鼓人注。皇舞之析五采羽見舞師注。璧翣之垂五采羽見明堂位注皆五色也他若瑟有朱弦舞有朱干鍾有青赤黃景黑景白也見管子五行篇其餘樂器髹畫者亦具五色若廣有兩空髹畫雅有兩紐疏畫並見春官笙師注是也樂器備五色而皆秩然有序故曰五色成文而不亂

八風從律而不姦

鄭注曰八風從律應節至也正義曰八風八方之風也律謂十二月之律也樂音象八風其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爲姦慝也引之謹案如鄭說則是天地之氣感於樂而順應也案下文樂行而倫清云云方言作樂之效此則但論樂之情狀不應遽及於八風之順應也且八方之風分應八節無一時並至之理作樂之時縱有風來亦止一方何得有八方之風雜沓俱來乎八風非謂八方之風也古者八音謂之八風襄二十九年左傳五聲和八風平謂八音平也五聲八

風相割爲文杜注曰八方之氣謂之八風非也昭二十年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二十五年使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音皆人所爲故曰爲九歌八風若八方之風具是天籟不得言爲矣故知八風謂八音也杜注二十年傳曰八方之風亦非說詳左傳八風下八風從律而不姦者即堯典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也孟子離婁篇趙注曰倫序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盧注曰倫理次也律銓也次也爾雅曰律銓也玉篇廣韻並曰銓次也姦讀曰奸奸犯也說文奸犯淫也宣十二年左傳事不奸矣杜注曰奸犯也八音各從其次而不相陵犯故曰八音從律而不姦此之所謂律猶書之所

謂倫而非十二律之謂也此之所謂姦猶書之所謂奮而非姦慝之謂也鄭君既說以八風爲八方之風遂並以上文之五色爲五行下文之百度爲百刻以作樂之情狀而解爲天地陰陽之事蓋失其指矣

百度得數而有常

鄭注曰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陳祥道曰百度得數而有常節之以十二律之度也吳季札觀樂於魯而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百度得數而有常節有度守有序之謂也十二律長短有度多寡有數引之謹案陳氏之說長於

舊說矣而以度爲十二律之度則非也下文倡和淸濁迭相爲經始以十二律之長短言之正義曰黃鐘至仲呂爲濁長者濁也蕤賓至應鐘爲淸短者淸也此則謂樂之節奏也左傳節有度正義曰八音之作有節其節皆有常度是樂之節奏謂之度後世之曲度後漢書馬防傳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李賢注曰曲度謂曲之節度也句度晉書樂志巴渝舞曲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其遺法也節奏非一故曰百度數者度之多寡也其大者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及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之屬是也其小者若三步以見方以三爲度夾

振之而駟伐（駟與四通以四爲度）壹倡而三歎（以三人爲度）之屬是也多寡得宜故曰得數一成不變故曰有常

樂氣

然後樂氣從之校勘記曰宋監本岳本嘉靖本皆作氣衛氏集說同史記樂書亦作氣（說苑脩文篇同）石經氣字剝闕閩監毛本作器引之謹案氣卽器之假借也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氣寬以柔逸周書氣作器莊子人閒世篇氣息茀然釋文氣息向本作諡器云器氣也是器與氣通上文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故此云樂器從之猶上文言從以簫管也史記正義乃云樂氣詩歌舞也則以

知氣之爲器也朱輔廣又謂樂氣爲和氣方悉至讀樂爲憂樂之樂謂樂以樂爲主故特云樂氣皆於文義未安不如讀氣爲器之爲得也然徑改其字爲器則非。

獿雜子女

及優侏儒獿雜子女不知父子。鄭注曰獿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家大人曰獿當爲擾。字之誤也擾與糅古字通楚語民神雜糅史記歷書作雜擾是其證史記夏本紀擾而發徐廣曰擾一作柔擾之通作柔猶糅之通作擾矣糅說文本作糅糅之通作擾猶左傳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擾矣。此言侏儒之人糅雜於男女之中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等也鄭注鄉射禮記曰糅者雜也

唯某之聞諸萇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鄭注不釋唯字釋文唯字無音正義唯作惟曰惟某之聞諸萇宏者孔子既得賓牟賈之者故云聞諸萇宏家大人曰唯讀曰雖古字唯惟與雖通言不但吾子之言如是雖我之所聞於萇宏者亦如是也雖與亦文義相應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玉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玉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潰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雖漢書楊雄傳解謝唯其人之賢知哉亦會其時之

可爲也。文選唯作雖。史記范雎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皆雖之借字也。字又作惟。史記淮陰侯傳曰。信問王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漢書惟作唯。字竝與雖同。顏師古斷唯字爲句而以爲應辭。非是。且皆與亦字相應。是其例也。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鄭注曰。唯當爲雖。則此亦當然。而注未之及。蓋闕略也。而釋文正義遂不知爲雖之假借矣。近世讀者。乃以唯字

絕句而讀雖諾之唯大誤。

名之曰建櫜

鄭注曰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正義曰鍵是管籥閉藏之名故讀爲鍵或以管籥或以櫜衣閉藏兵革故云鍵櫜也引之謹案鍵所以持門戶與櫜不倫無由並舉且凡府庫之藏皆有鍵閉無以見其爲藏兵革也王肅注家語辨樂篇以建櫜之建爲建諸侯與櫜字文義不屬尤誤今案建當讀爲鞬方言曰所以藏弓謂之鞬說文曰鞬所以戢弓矢也釋名曰鞬建也弓矢並建立於其中也僖二十三年左傳左執鞭弭右屬櫜鞬杜注曰櫜

以受箭。鞬以受弓。是鞬櫜皆所以戢弓矢也。名之曰鞬櫜者。即詩載櫜弓矢之義。言藏弓矢。而干戈之戢可知矣。馬融廣成頌正作鞬櫜。

繁瘠

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

九經古義曰。荀子瘠作省。案省與眚通。眚猶瘠也。故字亦作瘠。尋文義。繁省爲長。家大人曰。惠以繁省爲長。是也。謂省通作眚。眚又作瘠。則非也。經傳中省眚二字。無通作瘠者。當是省譌爲脊。又譌爲瘠耳。曲與直對。繁與省對。廉與肉對。繁省。猶多少也。廉肉。猶肥瘠也。若作繁

瘠則文不成義矣鄭注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繁瘠亦當作繁省鄭言聲之鴻殺殺字正釋省字僖二十二年公羊傳注殺省也今本注文亦作繁瘠則因正文而誤也釋文瘠在亦反則陸本已誤作繁瘠而唐石經及各本皆沿其誤若正義則本作繁省而後人改之也案正義釋經曰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則下句亦當云省謂省約今本作瘠謂省約則後人以已誤之經改不誤之疏也正義又釋注曰鴻謂麤大殺謂細小言樂聲須宏大而多則肉與繁聲是也殺謂聲音細小則瘠與廉聲是也案上既云殺謂細小則下不當更云殺謂聲音

細小且與宏大而多句不對則是後人所改此當作言樂聲或須宏大而多貳須二字見下文則肉與繁聲是也或須細小而少少字亦見下文則省與廉聲是也宏大釋肉多釋繁故曰則肉與繁聲是也細小釋廉少釋省廣雅省少也故曰則省與廉聲是也後人改省爲瘠則與少字之義不合因并改上句之或須細小而少爲殺謂聲音細小甚矣其謬也正義又曰言聲音之宏或須繁多肉滿者或須瘠少廉瘦者瘠少亦當作省少多卽繁也滿卽肉也少卽省也瘦卽廉也後人改省少爲瘠少則文不成義且瘠與瘦複矣合正義前後文觀之則後人妄改之迹自

明荀子樂論史記樂書並作繁省樂書集解引鄭注亦作繁省今據以訂正

族長

在族長鄉里之中注及正義不釋族長二字引之謹案族長皆鄉黨之屬地官大司徒之職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管子乘馬篇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是百家爲族二百五十家爲長也故與鄉里並言或曰舜典正義引作族黨長蓋黨之譌案釋文族長丁丈反正義釋下文附親萬民也句曰附親萬民也者則上文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莫

不和順之屬荀子樂論史記樂書亦作族長無作黨者舜典正義所引蓋亦作長校書者誤改爲黨耳學者多聞族黨少聞族長則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矣

天地之命

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鄭注曰命教也史記樂書作天地之齊荀子樂論篇作天下之大齊家大人曰作齊者是也齊同也楚辭九歌注曰齊同也襄二十二年左傳及楚語注並同上文曰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又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是樂爲天地之同也荀子作天下之大齊亦謂天下之大同也鄭注中和

之紀曰紀總要之名也天地之齊中和之紀紀與齊皆是統同之義故上文又曰樂統同也命字篆文作命齊字篆文作齊見汗簡二形相似故齊譌爲命矣

得其儕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鄭注曰儕猶輩類引之謹案儕當讀爲齊爾雅曰齊中也小雅小宛傳曰齊正也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則得其中正矣故曰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焉管子正世篇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亦謂得其中正也齊正字也儕借字也鄭據

借字解爲輩類。失之當喜而喜當怒而怒何儕輩之有乎。荀子樂論史記樂書正作齊。白虎通義禮樂篇同。

經義述聞第十五